

委员 笔记

为英雄模范人物塑像

唐栋

精彩阅读

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给我们作家、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，给我们的戏剧舞台提供了广阔的演出空间。热情讴歌、精心塑造新时代的英雄模范形象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。

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，回首我军95年的光辉历程，尤其是新时代军改以来的每一步前行，就会发现有无数的英雄模范人物等着我们去书写。

《钦差林则徐》）、杨靖宇（京剧《杨靖宇》）、樊锦诗（沪剧《敦煌女儿》）、马海明（豫剧《重渡沟》）、邓稼先（黄梅戏《邓稼先》）、李保国（河北梆子《李保国》）、黄大发（黔剧《天渠》）、柳青（话剧《柳青》）、谷文昌（话剧《谷文昌》）、毛丰美（话剧《干字碑》）等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戏剧舞台是社会生活的写照，生活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必然反映到戏剧舞台上来；同时，这也说明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对这个时代充满了热情，对英雄模范人物给予了应有的关注。

对此，也有一种声音表示担忧：戏剧写英雄模范人物，是艺术还是宣传？这种担忧出于为作品的艺术质量考虑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戏剧是一门塑造人物的艺术，英雄模范是人物中的翘楚，更应该是戏剧艺术表现的对象。当然，生活中有各种各样、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

物，其中也有失败的英雄、有缺陷的英雄、甚至是有污点的英雄，皆可“入戏”，不会、也不用担心戏剧舞台上只有一种英雄模范人物；再者，作品的艺术性与宣传效应并不矛盾，优秀的戏剧作品也必然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。问题的关键，是我们作品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如果是标签式的、说教式的、脸谱化的、不食人间烟火的，观众就会反感和排斥；如果我们塑造的英雄模范人物真实可信、有血有肉、情理通达，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，就会受到观众的认可与赞赏。

近年来，我也创作了几部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剧本，如话剧《柳青》（当代著名作家柳青）、《路遥》（著名作家，获“改革先锋”、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）、《麻醉师》（原北京医院麻醉医生陈绍洋）、《今夜星辰》（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）等。如何写好英雄模范人物？我的体会

是：首先你要对所描写的人物有感情、有热情，达到“志同道合”的境界；二是要扎扎实实地花工夫、花时间进行深度采访，采访的深度往往决定着作品的高度；三是下笔要真实，人物要走心，写出人物与时代、与群众、与家庭的逻辑关系和人物的性格特征、精神内涵；四是语言（台词）要反复推敲，要精准、简道，说“人话”，切不可随口就来，如白开水般寡淡无味；第五点尤为重要，就是要敢于写矛盾冲突，敢于写英雄模范人物的精神困厄。书写英雄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歌颂好人好事，大凡英雄模范人物一定是在种种矛盾与困境中磨砺、成长起来的，没有了矛盾和压力，就没有了产生英雄的环境。将英雄模范人物置身于复杂的矛盾漩涡中，方可显出英雄本色。

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，回首我军95年的光辉历程，尤其是新时代军改以来的每一步前行，就会发现有无数的英雄模范人物等着我们去书写。其实，每一部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戏剧作品，考验的都是作者的思想高度、生活积累、文化修养等方面。有担当的戏剧工作者，就应该关注人世冷暖，感受大地苍茫，弘扬民族正气，为英雄模范人物塑像。

（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著名军旅作家）

谈文 论艺

近日去西安调研，与省政协同志朝夕相处，陕西方言天天特供，过足了学说陕西话的瘾。

“啜”！无论餐桌上劝食劝饮，还是谈及某人高就，他们总频频发出一个“啜”字音。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啜！陕西话的万能动词，相当英语make和do的意思。”好嘛，双语解释都上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
再听听人家陕西方言哲学课：“世界是个东西，东西是动弹滴，动弹是有下数滴，办事没下数是要招祸滴……”三滴充耳，不仅懂了，而且服了。

充耳？不——够。

还得过目。“请吃面，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，美滴很！”朋友端给你诱人面碗后，还随手写出那个满大街都是、却电脑字库查无的“bi-ang”字。

“不难写嘛！记下笔画口诀就行咧：“穴”顶天，“心”底躺，“么言么”“长马长”，左“月”垂右“刀”藏，“一‘车’拉上逛咸阳。真好记性！”

“记性好？没啥。关键是做人要好，不能张。人张没好事，狗张挨砖头！”

“再给你一段陕西方言唐诗：清明时节雨款款……”

“谢谢，谢谢啦！”

“实在装不下了！”

陕西方言语句的丰富、音调的多

夺人的方言

杨小波

变、达意的传神，似撩起的阵阵轻尘，不经意时时时显露着文化黄土的厚重。

有点明白了，为啥文学陕军那么厉害。无论路途多么遥远，这片高天厚土终归一定要出东西的，无论是忠的实的，还是平的凹的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）



名家 名笔

一座山 一种茶

刘醒龙

至上百句。

所说的话全与记忆相关。这也证明了，那看似陌生的人文地理，只要不是物理性失忆，也不是精神性失忆，忽一日被某人某事搅动了，深埋的岁月便又重新活跃起来。

失忆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但还没有达到恐怖程度。用自我宽慰的角度来看，失忆是人生的重写与重塑，还可以看成是一种重生。旧时真实，过往历史，由于失忆，从生理上彻底切断那一步一个脚印的脉络，不得不像新生儿那样，在空白的脑海里重新充填种种酸甜苦辣，样样喜怒哀乐，离离爱恨情仇，以及终将免不了的老毛病死，宛若又活了一回。

相比之下，真正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对记忆的篡改，不管是无意，还是有意，更别说是恶意。记忆被充分修改过、被刻意戏剧化的人生，是给别人观赏的，无非想光鲜亮丽些，门第高贵些，够得天才名，或者相反卖惨多些。后一种篡改，数量相对较少，人有所闻，都当成谈资一笑了之。前几种则不同，那层伪装一旦被捅破，必定遭人嫌弃。

人如此，山水亦如此，万物皆不能例外。在分水岭的西北，苏维埃时期，曾经有个红山中心县委，苏维埃时期，曾经有个红山中心县委，苏维埃时期，曾经有个红山中心县委，苏维埃时期，曾经有个红山中心县委。很多年，史料一直这么写。上中学时很奇怪，被这四个县团团围住的岳西县哪里去了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有了新的说法，其管辖范围不是四个县，而是五个县，这第五个县就是岳西。这一次来岳西，身临其境，听得说，岳西作为县境，始于1935年，这才像对待失忆那样豁然开朗起来。

纵横南北的大别山，靠近天堂寨这一带，分水岭格外高。分水岭再高，东西两侧的自然生态与人群习性，仍旧差不多，松竹梅兰、鸡犬牛羊、山峰河谷、房舍稻场，若无地名标记，很难看出有何不同。

一样的大地，一样的云雾，生长着一样的好茶。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，在县水利局当施工员，负责修建的岩河岭水库，就建在离分水岭不到两百米的山谷里。走过这两百米，就是岳西世界。山坡之上，都种着茶树。仅凭长在天地间的青枝绿叶，根本无法分清彼此。采好了茶，拿回家来制作，那方法，那味道，也是彼此不分，甚至连采茶的笑话都是一样的。

分水岭两边的男男女女，都说各自省城的人喜欢某某月某某日某次送去的茶，隔年捎来信息，再要一些如此采摘，如此制作的新茶。那些茶，新鲜娇嫩自然没得说，都是早上从茶树上摘下芽尖，一点也不耽搁，连炒带揉，一气呵成，热乎乎地装进塑料袋，一点潮气也不让吸入。封装好便上路，第二天，最晚是第三天，就到了武汉与合肥城中那些人的茶杯里。分水岭上的笑话，笑的不是茶本身，那得天地日月精华才生出来的一点点芽尖，是物华天宝世界里的又一神品，配得上任何一种高规格的尊重。他们笑的是人，也包括他们自己。两省城里最受欢迎的茶，是他们追赶季节，在田里薅着秧，在地里割着麦，只能趁着中午休息，洗一洗手脚上的泥土，将早起露水重，没办法薅秧，也没办法割麦，正好采回来的一些茶，用染上麦秆香的两手在锅里炒，用带着泥

沙味的双脚在石板上搓，偏偏这么做出来的茶，深得省城的人喜爱。在他们眼里，自然是要多好笑，有多好笑。

居住在大别山中越来越嗜茶如命的父亲，宁可省吃一餐饭，也要先饮一杯茶。在他看来这笑话也是大实话，与省城人不一样，父亲分明晓得什么样的茶是用手脚搓揉出来的，也改不了由衷的喜爱。直到快70岁时，父亲才一怒为新茶，生气得不再碰那些本地的茶了。父亲曾用十几年的时间，与当地入一道打造一处颇有名气的茶场。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，当地恰好刮起一阵给茶树更新换代的风潮，将大自然通过优胜劣汰法则留在当地的茶树，全部换成产量高、出茶早的福鼎大白茶。来自远方的茶，看着光鲜，天分够可以的，可就是口味大不一样。父亲不再喝本地茶，我们也不再喝这种外来的本地茶。

十年过去，又一个十年过去，虽然嘴里说不喝本地茶，每年新茶上市，还是要尝试几杯。时间长了久了，越来越喝不出想喝的那种味道。2022年夏至节节的晚上，在岳西小城忽然遇见那名叫翠兰的香茶。听主人殷勤地介绍许久，禁不住想试试口味。将一只小小白瓷茶杯放到嘴边，轻轻地呷一下，再浅浅的抿一口，然后缓缓地咽下一口，一股绵长的韵味在全身迅速弥漫开来，禁不住那点惊喜，脱口说道，好久没有喝到这种味道的茶了！我说的这种味道自然只有我晓得！正如夏季里挥汗如雨顶着烈日在田野上劳作的那些人，存放在田头地边的大土罐里的凉茶，用一只大碗倒满，双手捧起来一口气喝下去，才是今生今世最香最爽的好茶。不同人的不同的经历，决定了他们的味觉。很多时候，味道就是历史，就是人生，就是活色生香的日子，就是那载不起的太多情怀。

泡茶的女主人接着我的话感慨说一句，大概意思是，茶的好与不好，其实都在于品茶人的记忆！与天价无关，也与白菜价无关。回头再想，真的是如此！爷爷、父亲和我，对茶的迷恋，说到底是对那种味道的不肯忘怀。那味道在，那样的日子就没有伤破与折损。记忆不再，相关品质也就无从谈起。

沿着大别山的分水岭，天堂寨是山的味道，花翅与马口小鱼儿是水的味道，岳西的翠兰是这里的山水惬意与伤情，劳作与闲适，消磨不掉的味道。爷爷、父亲和我，曾经喜爱过的茶，曾经因为喜爱遍寻不得的浆，所承载的何止是茶，而是一家人从长江畔到高山下的家史与人生。

一座山想要成为主峰，必须具备地理与人文的双重要素。

一种茶想要成为好茶，也得有着地理与人文的两种关键。

叫天堂寨的大别山主峰是江淮之间许多山山水水的记忆所在。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，没有文化就没有精神，没有精神就没有灵魂。天地通透，山水往复，生死去来，说是这么说，谁见过真的轮回与再生？一种东西的失而复得，要比这种东西的丢失艰难无数倍。幸亏还有翠兰，让山水养育的文华，存续于大别山中，让我们的记忆得以像山前山后的彩虹云雾那样无边无际地弥漫开来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文联主席，著名作家）

艺苑 走笔

苏东坡的“梅格”

叶梅

宋代诗人里，最受人喜爱的想必是苏轼。

父亲苏洵，即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，始发奋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奋虽晚，但是很用功，卓尔不凡，他为儿子们的起名也很不一般。苏轼其名“轼”意为车前的扶手，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、不可或缺之意。

苏轼的豪放恣肆、清新广阔，使他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，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均有令人惊叹的成就。他出道便有神仙姿，一生于坎坷之中傲然挺立，即使几次迁谪，也不愿屈节从流，始终达观洒脱，正如他对梅的咏叹。他在《定风波·红梅》一词中首次提到“梅格”一说，将咏梅从过去的玩赏提升到品位、格调，开风气之先。

好睡慵开莫厌迟。自怜冰脸不时宜。偶作小红桃杏色，闲雅，尚余孤瘦雪霜姿。

休把闲心随物态，何事，酒生微晕沁瑶肌。诗老不知梅格在，吟咏，更看绿叶与青枝。

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、19岁的苏辙，自偏僻的西蜀眉州，沿江东下，于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进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，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，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，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，一下子让他们惊喜不已。策论的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苏轼的文章写得豪迈清新，欧阳修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等人才，所以猜测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，作为主考官，为了避嫌，他只给了此文第二，后来才明白竟是为出自川蜀一青年。苏轼在文中写道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欧、梅二公欣赏其文，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。及苏轼谒谢，即以问轼，苏轼却答道：何必知道出处！

欧阳修听罢又是一惊，不禁为苏轼的豪迈、敢于别出心裁叫好，私下说道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此后，苏轼果然声名大噪，每有新作，立刻就会传遍京师。

苏轼一生的作品犹如滔滔江河，有说2800多首，甚至有说4000首，其中咏梅的诗有42首，词6首。

苏轼几次在咏梅作品里提到：“诗老不知梅格在”，补笔点明，一纵一收，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，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？他最欣赏的是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、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，是品格与人格的契合。他的咏梅之作大多写于贬往黄州之后，此前他的诗中多是牡丹、杏花，而在自京城前往黄州的途中，所经荒山幽谷、细雨飘零中的梅花让他顿生默契。自此之后，每逢大起大落，宦海浮沉、荣衰悲欢，都不由进入他咏梅的诗词，梅花成他芳菲知己。

苏轼大草书法《梅花诗帖》，诗书合璧：春来幽谷水潺潺，的皪梅花草棘间。一夜东风吹石裂，半随飞雪渡关山。何人把酒慰深幽，开自无聊落更愁。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辞相送到黄州。

短短56字，却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。苏轼长于行书、楷书，笔法肉丰骨劲，跌宕自然，给人以“大海风涛之气”“古槎怪石之

形”的艺术美感。尽管起首两行还是“行意”重于“草意”，但总体是草书意趣，从起首的低沉到最后的飞扬，宛如惊涛骇浪从千山万壑间顷刻奔泻而出，在绝响后戛然而止于风平浪静的海面，让人感觉“抵掌激昂，有击楫中流之心”的震撼。苏轼在写此帖时，任笔驰骋，笔落处似生出无数蛟龙，飞入云霄，刹那间奇象万千。

另有《南乡子·梅花词和杨元素》：寒雀满疏篱。争抱寒柯看玉蕤。忽见客来花下坐，惊飞。蹋散芳英落酒卮。

痛饮又能诗。坐客无毡醉不知。花尽酒阑春到也，离离。一点微酸已著枝。

苏轼这首词写于任杭州通判时，他与时任杭州知州的杨元素颇有交情，两人常在一起咏梅、赏梅并唱和。岁暮风寒，百花尚无消息，只有梅花缀树，葳蕤如玉。在冰雪中熬了一冬的寒雀，值此梅花盛开之际，既知大地即将回春，自有无限喜悦之意。“争抱寒柯看玉蕤”，生动地描绘了雀儿们翔集在梅花树上，啾啾空档，便争相飞上枝头的情景。前人咏梅，多赋予梅花孤独冷艳，苏轼则不然，由欢蹦乱飞的寒雀引出梅花，便有了鸟语花香，有了梅花的热烈。“忽见客来花下坐，惊飞。蹋散芳英落酒卮”，那雀儿见客来花下，本当惊飞而起，但却迷花恋枝不忍离去，竟至花下的客人对梅树上的雀儿毫无觉察，直至坐定酌酒，才见那雀儿路散的芳英，不偏不倚恰恰落在酒杯之中，给赏梅之人平添无穷雅兴。“离离，一点微酸已著枝”，从寒柯玉蕤到满枝青梅，一笔带过，并不直言梅子，只说“一点微酸”，顿觉口舌生津。此词未有一字粘梅，但读来会觉得无一笔不是梅，妙合无痕。

苏轼的咏梅诗词自是一家，其文如其为人，富有激情和生命力，超然自适、多情善思，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，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，在他看来，词是无事不可写，无意不可入的。苏轼字子瞻，正如黄庭坚在《跋子瞻醉翁操》里所言：“落笔皆超逸绝尘耳。”又在《跋东坡墨迹》称他：“挾以文章妙天下，忠义之气贯日月。”

兄弟苏辙则在为苏轼所写的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中叹他：“其于人，见善称之，如恐不及；见不善斥之，如恐不尽；见义勇于为，而不顾其害。用此数困于世，然终不以为恨。”这番话正是苏轼一生造就的人格，与他所说的“梅格”情理相通。苏轼洗净铅华见雪肌，要将真色斗斗花，幽独高雅，孤瘦雪霜姿，在宋代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对梅花的咏叹，由梅格到人格，各显风采。

（作者系著名作家，中国散文学会会长）

